

皇朝編年備要

十五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十五

凡五年

仁宗皇帝

起甲午至和元年  
止戊戌嘉祐三年



甲午

至和元年春正月京師大疫

出犀角和藥以療民

其一通天犀也內侍李舜卿請留供服御  
上曰朕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

追冊貴妃張

氏為溫成皇后

初妃既受封冊寵愛日盛出入車御  
華楚頗侵並后飾嘗議用紅繖增兵

衛數有司以一品青蓋奏兵衛準常儀上守法度事無大小  
悉付外廷議凡宮禁干請雖已賜可或輒中卻妃嬖幸少比  
然終不得紊政及薨上悲悼不已謂左右曰昔者殿廬徵衛  
卒夜入宮妃挺身從別寢來衛又朕嘗禱兩宮中妃刺臂血  
書祝辭外皆不得聞宜有以追賁之入內押班石全彬探上  
意請用后禮於皇儀殿治喪諸官官皆以為可入內都知張

惟吉

惟吉獨言此事須翌日問宰相既而判太常寺翰林學士承  
旨王拱辰知制誥王洙等皆附全彬議宰相陳執中不能止  
遂詔近臣宗室皆入奠于皇儀殿移班慰上于殿東楹特輟  
視朝七日命參知政事劉沆為監護使全彬及勾當御藥院  
劉保信為監護都監凡過禮皆全彬與沆合謀處置而洙等  
奏行之初有司請依荆王故事輟視朝五日或欲更增日聽  
上裁乃增至七日殿中侍御史呂景初言貴妃一品當輟朝  
三日禮官希旨使恩禮過荆王不可以示天下御史中丞孫  
抃上三奏請罷追冊不報○初賜謚曰恭德樞密副使孫沔  
言太宗四后皆謚曰德從朝謚也今恭德之謚其法何從且  
張郭二后不聞有謚此雖禮官之失實貽譏于陛下遂改今  
謚先是詔沔讀哀冊沔奏章穆皇后喪比葬行事皆兩制官  
今反詔二府大臣行事不可於是執冊立上前陳故事且曰  
以臣孫沔讀冊則可以樞密使讀冊則不可置冊而退陳執  
中取而讀之後議立忌沔又極陳不可直集賢殿劉敞亦言  
太祖以來孝惠孝章淑德章懷后廟四室陛下之妣也猶不

立忌豈可以私昵而變古越禮乎呂景初亦力爭乃罷立忌  
○抃及侍御史母湜殿中侍御史俞希孟皆求補外知雜事  
郭申錫請長告並以言不用故也汚數言追冊温成於禮不  
可且曰皆由佞臣贊茲過舉陳執中等甚街之汚不自安力  
求解職尋  
出知杭州 **內侍王守忠加留後** 故事官官未有真  
服勞久欲予之以樞密使高若訥力持不可而止及是疾亟  
求為節度使梁適引故事云官官無除真刺史者况節度使  
乎中丞孫抃亦力爭乃止加武信軍留後諫官方  
論列翌日守忠卒守忠謹愿詳密故眷遇最厚 **三月王**

**貽求罷以王德用為樞密使** 本朝外姻未有輔  
政者貽求在樞府

十五年性清謹遠權利歸第則杜門謝客迄無過失○德用  
雖致仕乾元節預班庭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  
起耶上聞之起德用判鄭州至是復用之初孔道輔死或謂  
德用曰孔道輔害公者今死矣德用曰中丞以其職言豈害

備要十五

某哉朝廷亡一忠臣可惜也○德用在邊時上嘗遣使問邊  
事德用曰咸平景德中賜諸將陣圖人皆死守戰法緩急不  
相揀以至屢敗誠願不以陣圖賜諸將使得應變出奇自立  
異効上然之又嘗言兵法使士知畏愛怯者勇勇者不驕以  
吾可勝因敵而 **詔改元** 以四月為始司天監言四月  
勝之豈多言哉 朔日食故也易服避殿減膳 **夏**

**四月甲午朔日有食之用牲于社** 是日雷雨  
至申時見

所蝕九分之餘宰相率百官 **祥源觀災** 御史吳中復對  
以日食不及筭分拜表稱賀 于延和殿上曰

比來上封者多言陰陽未和由大樂未定且樂之不和於古  
久矣朕謂水旱之來繫時政得失非樂所召○去歲之郊祀  
也以三聖並配至是早學士胡宿言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  
今又旱其應在禮此郊祀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

用迭配 **秋七月梁適罷** 先是將以適為温成皇后園  
陵使適以為不可又奏國朝  
如初

以來妃嬪葬佛寺別園遂定葬奉先寺由是與陳執中不合御史馬遵等彈適貪瀆怙權其所除授多緣賄賂親黨不宜久居重位上未聽御史吳中復又彈適姦邪上曰馬遵亦有疏且言唐室天寶後治亂分何也中復對曰明皇初任姚崇宋璟張九齡為相遂致太平天寶而後相李林甫牛仙客楊國忠因而大壞治亂於此分矣雖威福在於人主要之治亂在所任之臣上曰朕每進用大臣未嘗不采天下公議然知人亦未易也至是中丞孫抃又以為言罷知鄧州

解

### 馬遵等臺職

時並為御史遵知宣州尋改京東轉運呂景初吳中復並通判改知衢池二州梁適

之得政也中官有力焉及遵等於上前極陳其過上左右或言御史摺拾宰相自今誰敢當其任者適既罷左右欲并遵等去之遵等彈適多私又言適與劉宗孟連姻而宗孟與富人共商賤下開封府劾治所言不實皆坐謫知制誥蔡襄以三人者無罪封還詞頭不草制改付他舍人亦莫敢當者遂用熟狀降敕中丞孫抃累疏爭之翰林學士胡宿因召對亦乞留遵等退又上書皆不報越明年知制誥劉敞上言故事遷降官皆有誥命前年因事黜御史吳中復蔡襄當草制封還辭頭執政恥為所沮乃單用敕牒因循習熟遂成久例今後除命合用誥辭者乞遵故事

八月以

### 賈黯判流內銓

時平日久百官職業皆有常憲度樂於因循而銓衡徒文書備具而已黯

始欲以風義整救其弊益州推官桑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後代還舉者甚多應格當遷方投牒自陳人皆知其嘗喪父莫肯為作文書澤知不可乃去發喪制服以不得家問為解澤既除喪求磨勘黯謂澤三年不與其父通問亦有人子之愛於其親乎使澤雖非匿喪猶為不孝也言之於朝澤坐廢歸田里不齒終身晉州推官李亢初以入錢得官已而有私罪默自引去匿所得官以白衣應舉及第積十歲當磨勘乃自首言其初事黯以為此律所謂罔冒也奏罷之奪其勞考

### 以劉沆同平章事

前一夕召當宿學士楊偉草麻不至更自外召趙槩草之乃詔

自今當宿學士以故命修起居注官侍經筵從知制誥

賈黯之請也舊邇英延義二閣講讀官自有記注至是乃罷

馬仍詔命賜坐於御榻西南越明年春修注石揚休言恐上

時有宣諭咨訪而坐遠九月以呂臻王洙為翰林

不悉聞因令立侍云故事翰林學士六員時揚察趙槩楊偉胡宿歐陽脩

學士已五員於是察加承旨臻及洙並除洙乃員外擢蓋

附會溫成事宰相陳執中劉沆喜其助己也○時洙講周禮

上令畫禮器圖至是上之○明年春臻以上疏論陳執中出

知徐州賜燕資善堂仍詔以劉沆為溫成皇后園

自今由經筵出者亦如例中丞孫抃御史范師道母湜言宰相不當為

陵監護使贈后典葬不報又議為后建陵立廟抃率官

屬言非禮因相與請對爭不能得抃伏地不起上為改容遣之

冬十月葬溫成皇后知諫院范鎮言太常議溫成皇后葬禮前謂之溫成園後謂

之園陵宰臣劉沆前為監護使後為園陵使如聞此議皆出

禮官前日是非則今日非今日是非則前日非必有一非於此矣

夫禮典素定而議論如此古者法吏舞文今世禮官舞禮乞

下臣章問前後異同定川峽選人奔喪令○十

狀以正中外之惑判太常寺王洙令吏以印紙行文書不關僚屬充真卿即移

一月吳充鞠真卿罷充時同判禮院鞠為太祝先

是議溫成皇后園廟事學士

開封府治吏罪而知府蔡襄不受充等持之不置會臺諫亦

論其事朝廷疑充等諷之故出充知高郵軍真卿知淮陽軍

御史趙抃及諫官范鎮皆言充等無罪不報時諫官爭言充

及真卿不當補外直集賢院馮京最後上疏言愈切宰相劉

沆怒請出京濠州上曰京何罪然猶落修起居注臺諫又爭

以觸忤聖意不蒙矜恕及於延和殿奏事面奉宣諭充乃是  
振職京意亦無他中書惡其太直不與含容臣竊驚駭不覺  
憤咽前古以來唯有人主不能容受直言或致竄謫臣下今  
陛下慈聖好諫寬大如此不知中書何故不務將順聖德之  
美頃要排逐言者又言臣前論吳充馮京謫官面蒙聖諭本  
末臣即言若如此則是大臣蔽君之明專君之權而擅作威  
福也必恐感動陰陽有地震日蝕風霧之異今臣竊聞鎮戎  
軍地震一夕三發去臣所言五日之內爾又京師雪後昏霧  
累日復多風埃太陽黃濁此皆變異之可戒懼者也臣所以  
先知必然者按五行志云臣事雖正專之必震况其不正乎  
又尚書洪範蒙常風若而京房易傳臣之蔽君  
則蒙氣起臣以此數者合之故知必有異也

### 加內侍

### 石全彬劉保信官

全斌加觀察使保信西染院使並  
以監護溫成皇后園陵故也范鎮  
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告敕  
不報後數日又遷全斌入內副都知劉敞以為濫賞數遷封

備要十二

五

還詞頭明年三月卒遷之○敞為人磊落明白博記  
章尤敏贍在西掖時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敞將下直立  
馬却坐一掃九制各得其體遇事多所建明好譏議執政忌  
之故知制誥七年不遷慶曆間學者多守注疏敞為七經小  
傳始異諸傳之說後王  
安石修經義蓋本於敞

### 乙未

### 至和二年春正月晏殊薨

謚曰元憲殊雖  
蚤貴而奉養清

儉善於知人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而  
富弼揚察乃其婿也上篆其碑首曰舊學

### 郭固上車

### 戰法

固為汾州推官嘗造戰車知并州韓琦曰  
此馬燧法也令賫詣闕既試之除衛尉丞

### 三月孔

### 宗愿封衍聖公

孔子四十七代孫也初襲封文宣公  
太常博士祖無擇言孔子後在漢魏

封褒成褒尊宗聖晉宋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後周及隋唐封  
鄒國公唐初曰褒聖開元中始謚孔子為文宣王封其後為

文宣公不可以祖謚而加諸  
後嗣乃詔改封而令世襲焉  
**夏四月定差衙前法**

罷里正衙前以貧產差排鄉戶衙前初州縣之役皆出於民  
而有常數非民事則役廂兵詔令有大具作然後調丁夫而  
役有輕重勞佚之不齊人有貧富強弱之不一承平既久姦  
偽滋生命官形勢占田無限皆得復役衙前將吏得免里正  
戶長而應役之戶困於繁數至偽為券售田於形勢之家假  
佃戶之名以避徭役至是知并州韓琦言民苦於里正衙前  
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  
死以就單丁又每鄉被差踈密高下不均富者休息有餘貧  
者敗亡相繼請罷差里正衙前只差鄉戶衙前令本縣於諸  
鄉中第一等選物力最高者為之於是下其議於京畿諸路  
相度皆以為便而知制誥韓絳蔡襄亦極論江南福建里正  
衙前之弊絳請行鄉戶五則之法其法凡差諸州軍鄉戶衙  
前以產錢與物力從多至少置簿排定戶數分為五則其重  
難差遣亦分等第准此若第一等重難十處合用十人即排

備事十百

定第一等一百戶若有第二等五處即排定第二等五十戶  
以備十次之役其里正更不差人襄亦請以產錢多少定役  
輕重遂命絳及襄與三司參定絳等議定乃共奏請凡差鄉  
戶衙前以物力多少置簿排定其里正更不差人遂更著法  
下三司頒焉  
**六月陳執中罷**  
出判亳州先是執中嬖  
妾張氏答小婢出外舍

死御史趙抃列八事劾奏執中自此章十二上於是詔置獄  
命糾察在京刑獄崔嶧按治之嶧以為執中自以婢不恪答  
之死非張氏殺之有詔勿推中丞孫抃與其屬郭申錫毋混  
范師道趙抃請合班論奏閣門言有違近制詔令輪日入對  
抃等既入對極言執中過惡請罷之退又交論之抃最後乞  
解憲職補外以避執中朋黨中傷之禍於是得請始御史因  
執中殺婢事欲擊之上未聽而諫官初無論列者御史并以  
為言而抃攻范鎮尤力臺官皆助之鎮累奏乞與御史辨不  
報及御史入對又言執中私其女子傷化不道執中既罷上  
以諭鎮鎮復言朝廷置御史以防讒慝非使其為讒慝也審



如御史言則執中可誅如其不然亦當誅御史并繳前五奏乞宣示執政相與庭辨之卒不報鎮由是與趙抃有隙先是鎮上言去冬多南風今春多西北風乍寒乍熱欲雨不雨又有黑氣蔽日此皆人事所感也黑氣蔽日者陰侵陽小人惑君也欲雨不雨者政事不決也陳執中為相不病而家居者百日矣陛下以御史之言決一婢死而欲退宰相為是即乞速退執中以御史之言為非亦乞赦執中起視事無使天意久不決也乍寒乍暑者賞罰不當也鄧保吉不當為都知鄧宣言不當為押班石全掾不當為觀察使是不當賞而賞冬而多南風春而多西北風皆逆氣也恐陛下思慮有為小人所惑而號令數變也陛下如欲應黑氣蔽日之變莫若遠小人近君子如欲應乍寒乍暑之變莫若追還鄧保吉等過恩而正大臣之罪如欲應欲雨不雨之變莫若速定執中之進退以決中外之惑如欲應冬多南風春多西北風之變莫若精其思慮而不數變號令此皆古聖賢通天人之術非臣臆說而臣居言責之地不得默默。嘉祐四年議賜執中謚禮

備要十五

七

官韓維言執中為相日後宮之喪不能考正儀典使聖朝有非禮之舉又閨門之內禮分不明請謚曰榮靈判太常寺孫抃等言執中為小官以大本未立獨先群議及在宰司公正方重有大臣之風請謚曰恭判考功楊南仲又請謚恭襄詔謚曰恭維累疏論列以謂責難於君謂之恭臣之議執中正以其不恭因乞罷禮官不報上又篆其碑曰褒忠以

### 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

初除弼監修國史乃在舊相劉沆之上論者以為非

故事由學士承旨楊察之誤尋貼麻改沆監修國史而弼為集賢殿大學士彥博與弼並命是日宣制上遣小黃門數輩覘於庭士大夫相慶得人後數日翰林學士歐陽脩奏事殿上上具以語脩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脩頓首稱賀。未幾知并州龐籍過京師入對上新相彥博及弼意甚自得謂籍曰朕用二相何如籍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按用之甚副天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一詞皆曰賢相

也籍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詳知其所爲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尔况前者被謗而出今當愈畏謹矣富弼頃爲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爲怨故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亦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察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爲謗矣陛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卒致也上曰卿言是也○上嘗問王素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素曰陛下命相臣何敢言上曰姑言之素曰惟官官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上憮然曰如此則

### 張昇爲御史中丞

富弼耳素再拜曰陛下得人矣  
上嘗諭執政言昇清直可任風憲乃有是命富弼初入相歐陽脩復爲翰林學士時號三得人

### 秋七月

### 吳育罷

初陳執中罷相上問誰可代卿者執中舉育上召赴闕除翰林侍讀學士至是侍讀禁中上因

語及臣下毀譽多出愛憎育曰聖言要切實四海之幸然知而形之於言不若察而行之於事自古人君皆因信讒邪而致亂照姦愴而致治至於安危萬端不出愛憎二字達之則羣書不足觀不達則博覽無益也蓋人主事有不可不密者有不可不明者語及軍國幾微或事干權要此不可不密也若指人姓名陰言其罪狀未見者此不可不明也若不明則讒邪得計忠正難立曲直莫辨愛憎遂行故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是故聖王之行如天地日月坦然明白進一人使天下皆知其善黜一人天下皆曉其惡則陰邪不能爲害公正可以立身此百王之要道也上益重之數欲大用而爲諫官劉元瑜誣奏在河南嘗貸民  
八月赦京輔 先是正月  
出息錢久之乃命知延州 已降德音  
知諫院范鎮言京輔歲一赦而去歲再赦今歲三赦又在京諸軍歲再賜緡錢姑息之政無甚於此夫歲一赦者細民謂之熱恩以其必在五六月間也姦猾爲過指以待免况再赦三赦乎今備塞之兵五六十萬使聞京師端坐受賜者能不

動心哉請自今罷所謂一赦以摧姦猾而使善良得以立也罷兵士之特賜以均內外而使民得以寬也

### 置臺

從苑鎮之言也鎮言先朝以御寶印紙給言事官使以時奏上所以知言者得失而毀最

之今請置御史諫官章奏簿於禁中時時省之仍以中書舊所置簿具其言行否每季錄付史官詔從之

### 九月

下溪蠻寇邊辰州蠻酋下溪州刺史彭仕義之子師寶來奔湖北轉運李肅之等納之以為鄉導

擊仕義不克自是數入為寇詔湖北廣西發兵討之至嘉祐三年秋始奉職貢如初

### 冬十月錄唐長孫無忌後十一月行並邊見錢和糴

法置河北都大提舉便糴糧草及催遣黃御河綱運初薛向為虞部郎中言河北糴法之弊以為被邊十四州悉仰食

度支歲費錢五百萬緡得米粟百六十萬石其實才直二百萬緡而歲常虛費三百萬緡入於商賈蓄販之家今宜罷並

邊入粟自京輦錢帛至河北專以見緡和糴且既用實錢革去三說四說虛估之弊又必有以佐之則其法可行故邊穀

貴則糴澶魏粟漕黃御河以給邊新陳未交則散糴價以救民乏軍食有餘則坐倉收糴以待不足使見錢行而三利舉

則河北之穀不可勝食矣三司使揚察請用其說於是置官而以向為之既而三司輦絹四十萬匹當緡錢七十萬又畜

見錢及擇上等茶場總為緡錢百五十萬儲之京師而募商人入錢並邊計其道遠近增其數以償之且省輦運之費唯

入中芻豆計直償以茶如舊

### 十二月修六塔渠

大河注金堤寢為河北患今河渠司李仲昌欲約水入六塔河以紓一時之患其令兩制臺諫官詳定學士歐陽脩言伏

見集議脩河未有定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欲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臣愚皆謂不然大抵今河勢有三

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金堤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謂宜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

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澁則終虞上決爲患無涯願  
下臣議裁取其當焉學士承旨孫抃等言開故道誠久利然  
功大慮不克成六塔下流可導而東去以紓恩冀金堤之患  
先是有詔遣使與河北都轉運使周沆行利害沆言近計塞  
商胡用薪蘇千六百萬工五百八十萬今仲昌用薪蘇三百  
萬工一百萬河一爾所費財用不容若是之殊蓋仲昌先爲  
小計以求興役爾又今河廣二百餘步六塔渠纔四十餘步  
必不能容且橫隴下流自河徙以來淤成高陸其西堤粗全  
東堤或在或亡前日六塔水微通分大河未十分之三濱水  
之民喪業者已三萬戶使如仲昌言全河東注必橫潰泛濫  
齊博德棣濱五州之民皆爲魚矣今六塔渠千餘里若欲壅  
河使東當先治水所過堤使皆高厚仍置吏兵分守其地多  
積薪蘇以防衝決乃可爲也費大難辦朝廷卒從仲昌議蓋  
文彥博富弼主之故抃等亦傳會其說中書言黃河自商胡  
決北流久爲民患先議開調城故道而塞商胡恐功大難就  
欲量開六塔河見行水勢入橫隴舊道從之以李璋李仲昌

傳會文一十

施昌言蔡挺同領其役時富弼尤主仲昌議脩又言朝廷議  
開六塔河中外皆知不便而未有言其利害者何哉一曰畏  
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畏無奇策今執政之人用心河事亦  
勞矣初開故道旣又修六塔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固  
非口舌可回而仲昌利口小人雖衆所共惡而爲大臣所主  
欲與之爭勢必難奪今言者謂故道旣不可復六塔又不可  
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况  
治水本無奇計所謂策之奇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計雖  
無大利亦未至大害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役不可成而  
爲害愈大言順水治堤者常談也然無大害不知爲國計者  
欲何所擇哉惟朝廷審其利害蚤罷六塔之役疏奏不省○  
役之未興也上賜詔問澶州曹佾佾言河決殆天時未易以  
人力爭陛下念河北被患於功費何所惜然決口將合流益  
駛雖用工如麻葦積芻如丘阜且何所施以臣之見不如徐  
觀其勢而利導之萬全之筭也

醴泉觀成

即祥源觀也  
因火更作改

今名是歲契丹主宗真死子洪基立

宗真是年夏遣使以

其畫像來獻求易御容以代相見篤兄弟之情八月卒宗真立二十五年謚文成皇帝廟號興宗宗真性佻悅嘗因夜燕自入樂隊又數變服入酒肆寺觀尤重浮圖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其臣馬保忠嘗勸以臣下無勲勞宜序進之宗真怫然怒曰若爾則是君不得專豈社稷之福耶保忠惶恐自是欲有遷除必先厚賜近臣以絕其言故親信查刺曷主等數十人皆拔處將相子洪基立改元清寧○先是日食正陽客星出于昴著你佐郎劉義叟曰宗真其死乎至是果

李德政死

子日遵立加靜海節度交趾郡王

**丙申**

嘉祐元年春正月大赦

甲寅朔御大慶殿受朝前一夕大雨

雪至壓折樂架上跣禱而霽是日感風眩不豫己未契丹使者入辭上疾作掖入禁中文彥博以上旨諭契丹使者就驛

甲寅

宴仍授國書彥博與兩府俟於殿閣久之召副都知史志聰鄧保吉等問上至禁中起居狀志聰等對以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彥博怒叱之曰主上暴得疾繫宗社安危豈可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耶自今疾勢小有增損必一一見白仍命引至中書取軍令狀自是禁中事宰相無不知者庚申詣內東門小殿問起居上自禁中大呼而出曰皇后與張茂則謀大逆語極紛錯宮人扶持者皆隨上而出謂彥博等曰相公且為天子肆赦消災彥博等退始議降赦茂則內侍也上素不之喜聞上語即自縊左右救解不死彥博召茂則責之曰天子有疾謔語爾汝何遽如是汝若死使中宮何所自容耶戒令常侍上左右無得輒離皇后以是亦不敢輒至上前諸女皆幼福康公主稍長時已病心初不知上之有疾侍上側者惟十閤宮人而已上既不能省事兩府但相與議定稱詔行之時二府議留禁中未有以發彥博請用道家說辛酉祈禳大慶殿輔臣主祠事設次宿殿廡內侍史志聰白非故事彥博曰今日豈論故事時耶甲子大赦壬申罷禱祈兩

府始分番歸第不歸者各宿於其府知開封府王素嘗夜叩  
官門求見執政請白事彥博曰此際官門何可夜開詰旦素  
入白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為變者執政欲收捕按治彥博曰  
如此則張皇驚衆乃召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問曰都虞候  
某甲者何如人懷德曰在軍職中最為良謹彥博曰可保乎  
曰然彥博曰此卒必有怨於彼誣之爾當亟誅之以靖衆衆  
以為然時富弼以疾謁告彥博請劉沆判狀尾斬於軍門彥  
博初欲自判王堯臣捏其膝彥博悟因請沆判之及上疾愈  
沆譖彥博於上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斬  
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上上意乃解

### 夏四月六塔渠

**決**李仲昌等塞商胡北流使入六塔河河隘不能容而復決  
及契丹國信路不復治東堤矣尋治修河官罪知澶州施昌  
言知滑州李璋並降官仲昌編置英州初奉詔俟秋冬塞河  
流而擅違約甫塞即決仲昌坐取河材為器盜所監臨故重  
貶之先是文彥博富弼主仲昌議不聽賈昌朝所言昌朝以

備要卷之五

十一

為恨及六塔功敗仲昌等皆坐責內侍劉恢往視河還言仲  
昌所斷岡曰趙征村與國姓御名同人謂昌朝排執政摘恢  
言奏之有詔遣中人置獄御史呂景初言事無根源不出政  
府恐陰邪用此中傷善良乃更遣御史吳中復與內侍鄧守  
忠即澶州同訊中旨趣行甚急中復請對言恐獄起姦臣非  
盛世所宜有及馳至較景德戶籍乃趙征村實非御名六塔  
河亦無岡勢止歸罪仲昌輩仲昌垂子也垂知河事嘗上導  
河形勝書欲醜為別派使緩而不決至仲昌反塞河背矣家  
學遂以貶終中復時號為鐵面御史○上之得疾也昌朝陰  
結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於大慶殿廷兩府聚處執狀  
抗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安彥博知其意顧未  
有以制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  
志聰等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有喜色同列問不以  
告既而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對曰然彥博曰天  
之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  
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真狂愚爾未欲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爾

二人退彥博乃以狀示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妄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及議遣司天官定六塔於京師方位彥博復遣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何敢輒妄言有人教之爾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乃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無害也

### 減蔭補額定選舉法

去秋

龍圖閣直學士李東之上言古者官有定負人無他覲今三四年間放進士五百人因諸路用兵舉人又加錄用而諸科惟專記誦不知義理亦放及五百人此選舉之路未精也文武官御史知雜刺史而上歲任一子帶職負外郎諸司副使而上三歲任一子近歲任子比祖宗朝多逾數倍又三丞以上致仕者任一子且退一老者進一孺子甚非國家優賢取士之道此補蔭之門太廣也嬪嬙之侍宗室之妻有邑號視品者皆得薦其弟姪又皇親納婿白身受官而內臣之家因事奏授者甚多此恩倖之源未塞也三省百司胥吏補官已冗而又因緣權勢悉換班行權貴給役明有恩例此因循之

備要十五

十三

弊未除也大凡立法先自貴始則人無怨心乃詔兩省臺諫官共議至是議上遂勅中書樞密院裁定乃詔見任二府及御史知雜以上並罷乾元節奏蔭恩例學士以下每遇郊恩許奏大功以上親再遇郊奏小功以下親郎中帶職負外郎初遇郊詔奏子若孫再遇郊奏暮親四遇郊奏大功以下親其取進士依皇祐四年以四百人為額諸科毋過其數南省特奏名者罷之百司入流悉如吏部格毋得序勞減年及換武於是歲入

### 五月京師諸路大水

京師大雨水注安上門門關折壞官

私廬舍數萬區諸路大水河北尤甚尋遣韓絳體量安撫河北

### 六月雨壞太社太稷

### 壇 ○ 求直言

詔羣臣實封言得失於是翰林學士歐陽脩奏疏略曰自古人君必有儲副所以承

宗廟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副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臣聞臣寮多以此事為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

為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伏望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依古禮文且以為子未用立為儲副也既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始初議者已謂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奇材但於今世將率中稍可稱爾雖其心不為惡而不幸為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為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為國家消未萌之禍。知制誥吳奎疏言陛下在位三十餘年而嗣續未之立今之災沴乃天地祖宗開發聖意禮太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以昭穆言之則太祖太宗之曾孫陛下所宜建立以繫四海之心俟有聖子則優其禮而退之亦何不可願陛下勿聽邪說以誤大事。侍御史呂景初亦言國朝二宗相繼尹京而天下有所係望願擇宗子之賢者使得問安侍膳於宮中以消姦萌或尹京典郡為夾輔之勢又曰天象譎見妖人訛言權臣有虛聲兵

備要十五

一〇

眾所附中外為之恟恟蓋以未立皇子社稷有此大憂推陛下早為之計則人心不搖國本固矣時狄青每出士卒輒指目以相矜夸又其家犬生角屢有光怪景初數詣中書白輔臣請出青文彥博以青忠謹有素外言皆小人為之不足致意景初曰青雖忠如衆心何蓋為小人無識則或以致變大臣宜為朝廷慮毋牽問里恩也知制誥劉敞亦論之甚力

### 秋七月引對羣臣

自上不豫惟二府得奏事至是始引對羣臣

### 彗出

### 紫微垣

歷七星其色白長丈餘

### 八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司馬光又上疏曰國家者政有小大事有緩急今甚大而急者在於本根未固陛下不以此時早擇宗室之賢使攝儲副之位萬一有出於意外可不過為之防哉

### 狄青罷

時青避水徙家相國寺行止殿上都下闕然人情寢

疑執政聞之始懼以熟狀出青判陳州。越明年青薨謚武襄青為人謹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師行先正



部伍明賞罰與士同寒飢勞苦雖敵倖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其出常有功喜推其功以與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謀一出青賊已平經制餘事悉以委沔退然如不用意者沔始服其勇既又服其為人自以為莫及也

### 以韓琦

## 為樞密使

時琦新除三司使在道除樞密使而以三司使召張方平於益州琦初以武康節度知相

州降麻除三司使唐制節度使納節不降麻本朝丁謂自節度使為參知政事止舍人院命詞今除琦降麻非故事也

## 九月辛卯恭謝大慶殿改元

時上疾平以太宗至道年升遐惡其年號

遂詔中書改元嘉祐。先是范鎮言自廢祖宗舊樂用新樂以來及今四五日食星變冬雷秋雹風雨不時寒暑不節不和之氣莫甚此也使樂無所感動則已樂而有所感動則眾異之至未必不由是也去年十二月晦大雨雪大風宮架輒壞元日大朝會樂作而陛下疾作臣恐天意以為陛下不應變祖宗舊樂而輕用新樂也不然何以方樂作之時而陛下疾作此天意警陛下之深也自初議樂時臣屢論新樂非是其間書一通最為詳悉今再具進呈乞下執政大臣參詳臣書如有可采伏乞且用祖宗舊樂以俟異時別加制作從之

## 舉行御史遷次格

范師道知常州趙抃知睦州先是宰相劉沆進不以道深疾言事官因言自慶曆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又專務挾人陰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遂舉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三歲者與知州而抃等又嘗乞避范鎮各請補外沆遽引格出之師道及抃蓋嘗攻沆之短中丞張昇等言沆挾私出御史請留抃及師道不報

## 冬十月解范鎮言職

先是鎮知諫院以

儲嗣不御朝者累月曰天下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言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宗之心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竢有聖嗣

復遣還邸累上不報及彗星之變鎮謂其占爲急兵復上疏言國本未立若有兵變孰急於此者陛下得臣疏不以留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爾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禍豈獨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未幾以鎮爲御史知雜固辭不受執政有謂鎮曰上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鎮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鎮見上面陳者三鎮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凡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須髮爲白由是卒解言職朝廷亦不能奪也○初御史趙抃亦以上不豫請建立宗室賢子弟以安人心○通判并州司馬光亦上疏曰儲貳天下之根本望斷自聖志擇宗室中孝友仁慈者使攝居儲貳以俟皇嗣之生亦足以鎮安天下

下諫官龔鼎臣相繼論奏○太常博士張述慷慨喜論事於皇祐五年上疏曰臣聞宗廟社稷之重以繼嗣爲本匹夫有百金之產猶能定謀託後事出于素况於有天下者哉建隆乾德之臣子孰不願藝祖享年萬億端拱天禧之人其心亦然而天地運行物極必變陛下承三聖之業春秋四十有四宗廟社稷之繼未有託焉此臣所以夙夜憂也謂宜默禱天地分寵六宮或未之獲則願選宗親才而賢者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則天下大幸至和初復上疏曰臣聞大人繼明照四方離爲日君象也二明相繼故能久照陛下御天下將三紀是日之正中也而未聞以繼照爲慮天嗣不早定則有一旦之憂而貽萬世之患歷觀前世事出倉猝則或宮闈出令或宦官主謀或姦臣首議貪孩孺以久其政冀暗昧以竊其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而朝議恬然曾不爲計豈不危哉述前後七上疏最後語尤激上終不以爲罪○鎮在至和初上疏言國家用調責之三司三司責之轉運轉運責之州州責之縣縣責之民竭力以佐公上而自用不給則嗟

怨之氣干戾天地此水旱之所以作也願詔大臣考求祖宗朝逮天聖中官吏與兵及天下賦入之數而斟酌裁節之庶國用有常民力有餘陛下高拱而天地之和至矣初真宗時內外兵九十萬宗室吏員受祿者九千七百寶元以後募兵益廣宗室番衍吏員歲增至是兵百二十五萬宗室吏員受祿者萬五千景德中祀南郊內外賞賚錢帛總六百萬至是饗明堂至一千二百萬用度不得不屈故鎮有是請又奏臣去年言官冗兵多民力不堪請下大臣條理今累月不報景德中兵不滿五十萬西備北禦沛然有餘今兵倍之矣而尚苦不足夫兵不在衆在將何如耳儂智高寇嶺南前後遣將遣兵不知其幾皆相繼奔北陛下親遣狄青而卒取勝者番落數百騎尔此兵不在衆也陛下何不持此說以詰大臣之欲益兵者臣愚以爲備契丹莫若寬河北河東之民備靈夏莫若寬關陝之民備雲南莫若寬兩川湖嶺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民力寬則知自愛知自愛雖有外虞人人可用爲兵用人人自愛之兵以禦外虞何往而不克夫官所以

養民者也兵所以衛民者也養民衛民者反殘民矣而大臣不知故臣恐朝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又言周冢宰制國用唐宰相兼鹽鐵轉運使則宰相制國用從古然也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願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其國用則民庶幾少寬矣然自天聖以來上以經費爲慮臣下亦屢以爲言而有司不能承上之意牽於習俗卒無所建明議者以爲恨焉。又言取兵於民則民稀民稀則田曠田曠則賦役重賦役重則民心離寓兵於民則民稠民稠則田闢田闢則賦役輕賦役輕則民心固陛下誠能罷今招兵敕大臣使具太祖太宗真宗每朝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陛下天聖中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約今賦入之數與兵數官數酌取中道立爲經制以賦入之數十分爲率以七分養官兵給郊廟宮省及諸費留三分以備水旱緩急爲之十年

僅可以言治此陛下所宜留念也

### 十二月劉沆罷

出知應天府初沆出御史范宗道等

中丞張昇言天子耳目之官進退必由陛下奈何以宰相怒斥之乎願付有司明其曲直又請與御史俱出皆未報而御史吳中復又論沆治温成喪天下謂之劉鸞俗謂鸞棺者為鸞則沆之素行可知昇等論辨不已凡上十七章沆知不勝亦自請出上以昇指切時事無所避謂曰卿孤特乃能如是昇曰臣樸學愚忠仰託睿聖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交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臣竊以謂陛下孤立矣上為之感動

### 以包拯知開封府

拯立朝剛嚴聞者皆憚之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舊制府吏坐府治門先收訟謀謂之牌司拯開正門徑使至前自言曲直民不敢欺

### 胡瑗管勾太學

瑗既為學官其徒益眾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廡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飾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為瑗弟子也於是擢與經筵

備軍子之

六

治太學猶如故。瑗以四年春致仕歸海陵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為榮及卒詔賻其家集賢校理錢公輔率太學諸生百餘人即佛舍為位哭又自陳師喪給假二日

### 丁酉

### 嘉祐二年春正月杜衍薨

謚曰正獻衍被病自作遺

疏謂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及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

### 雄霸二州地

### 震 ○ 二月親試舉人初免黜落

賜章衡等及第出身有差

凡進士與殿試者始皆免黜落時歐陽脩為知舉先是文士以磔裂怪僻相尚鈎章棘句寢失渾厚脩深革其弊前在高第者盡誦之務求平淡典要舉子皆造言謗之然文體自是亦少變矣

### 夏五月夏人寇

### 邊

管勾麟府軍馬郭恩死之初屈野河西地夏人數侵耕知麟州武戡已築一堡於白草平為候望會經略使龐

籍撤并州通判司馬光行邊與戡議更增二堡籍遂撤麟州如其議於是恩及走馬承受黃道元等以巡邊為名往按視之遂為所襲恩眾大潰戡走還恩道元及府州都監劉夔皆被執軍士死者三百餘人亡失器甲萬七千有餘恩不降見害事聞贈 **詔舉行磨勘法** 詔文武官舊皆陳乞磨勘觀察使 有傷廉節截自今歲滿令

審官三班院舉行之。熙寧二年詔以恩 秋八月策 遷官者不隔磨勘自此部員外郎黃汾始

**制科**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王彰材識兼茂明於體用制科者聽待制以上奏舉毋得自陳內草澤人許本路轉運使奏舉進用差次毋得引舊例超擢故遷擢視舊亦少抑焉

**賜諸州和劑緡錢** 詔每歲賜諸道節鎮諸州錢有差委長吏選官合藥以救民疾 置校正醫書局命直 集賢院官四人校正

勿鬻而收其租別倉貯之以賑窮乏仍令逐路提點刑獄專領歲終以數上三司。四年詔隸司農寺。時京東提刑韓宗彥以上未有繼嗣上書請修胎養之令且言漢章帝著為此令而繼嗣漢室咸其苗裔陛下前日詔令戶絕田勿鬻而收其租置廣惠倉近聞後宮就館者二則報將有在今下戶有懷妊而不能自存者願賜之粟則德益施於海內蓋君務蕃毓其民則天亦昌衍其 冬十月頒祿令。十二

子理固然矣宗彥億孫也 **月詔間歲貢舉** 進士諸科解舊額之半其進士高等恩例亦裁損之置明經科罷說書舉

**立內降關白二府法** 詔學士院承內降並關白中書樞密院先是澶州言

以 河流損壞浮橋後數日而修完之遂下本院降敕獎諭中書言官吏護視不謹法當劾之既令免勘而詔亦追罷之



**嘉祐三年春正月開永通河** 先是有司言至和大

嘉祐二年

水京城罹患請直城西穿河北入惠民  
河分注魯清則無水患既成名曰永通  
表烈女張氏

墓 表其墓封旌德縣君張氏江夏民妻也里惡少持刀逼  
之欲與為亂張大罵曰庸奴可死不可它也至以刃斷

其喉猶能走禽其人以  
告鄰里事聞特褒異之  
二月以吳及為右正言

上疏曰同姓者國家之屏翰儲副者天下之根本今陛下之  
根本未立四方無所係心宜擇宗室之親賢以備儲副聽入

禁中陛下它日有嫡嗣則異其  
禮數復令歸邸於義為順也  
三月范鎮知制誥

鎮自罷言職每因事未嘗不以儲嗣為言冀上心感動及知  
制誥正謝又面論之曰陛下許臣又三年矣願早定大計

夏四月罷睦親宅神御殿  
五月增國子

監生員 以四百五十人為額  
尋增一百五十人  
六月文彥博罷

相判河南府初鹽鐵副使郭申錫受詔行河與河北轉運李  
參議論不相中訟參于朝且言參嘗遣人賈河圖屬彥博御

史張仲玉亦論參結託有狀乃詔推劾而二人所言皆不實  
仲玉以風聞免劾申錫坐聚彥博亦不自安數求退故有是

命以韓琦為平章事  
初琦在樞府編次諸房比例使  
吏不得因緣為姦至是中書亦

行包拯為御史中丞  
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為憂  
群臣數言聖意不決夫萬物皆

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上曰  
卿欲誰立拯曰陛下問臣誰立是疑臣也臣行年七十且無

子非邀後福者所以乞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爾上喜曰  
徐當議之拯又言命令不當數易及請裁抑內侍減節冗費

言多切至若條責諸路監司御史府  
得自舉屬官減一歲休假事多行之  
秋七月命范祥

制置解鹽  
從三司使張方平御史中丞包拯之言也初  
祥坐它罪貶命京西轉運使李參代之遂以

嘉祐三年

至和元年入緡錢一百六十九萬為定率量入計出可助邊費十之八久之並邊復聽入芻粟以當實錢而虛估之弊滋長券直亦從而賤歲損官課無慮百萬至是復以祥總鹽事祥請重禁入芻粟者其券在今已前者每券別使輸錢一千然後予鹽又言商人持券若鬻鹽京師皆虧失本錢請置官京師蓄錢二十萬緡以待商人至者券若鹽估賤則官為售之券紙六千鹽席十千毋輒增損以平市估使不得為輕重詔以都鹽院監官領之自是稍復祥舊○祥尋卒嘉祐六年三司使包拯請錄其後曰祥建議通陝西鹽法行之十年歲減榷貨務緡錢四百萬其勞可錄也

### 廣濟河

溢尋又決汴堤長城口八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冬十

一月置省減司命翰林學士韓絳等同三司詳定減省自是多所裁者云○尋詔三司每

歲上賦數三歲一會置都水監罷三司河渠司以其事屬之

##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十五





